

小說月報叢刊第四十種

彷徨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 仿

集 作 創

1924

目次

彷徨·····	盧隱女士(一)
一隻破鞋·····	徐玉諾(二)
醫院裏的故事·····	佺工(三八)
遺失物·····	肖純(六九)

彷徨

「我記得我曾乘着一葉的孤舟，蕩漾在無邊的大海裏，
鼓勇向那茫茫的柔波前進。」

我記得我曾在充滿春夜明月的花園裏，

嗅過蘭芷的幽香；

穿過輕柔的柳絲，

走遍這座花園，

尋找那管花園的主人。

我記得我曾在微微下着白霜的秋天的早晨。

聽芭蕉和梧桐喳喳噦噦地私語，

彷徨



805123

看見楓葉紅得和朝霞似的；

這時我會懇切的要找到和秋天同來的女神。

我記得我曾在沒有人跡的窮崖絕谷裏，

聽石隙中細流潺潺地低唱着；

山頂上的瀑布怒吼般的長嘯着；

我這時曾極力尋找散佈自然種子的神祕使者。

但那里有彼岸？

那里有花園的主人？

那里有秋天的女神？

那里有自然的使者？

徬徨！失望！

無論在甚麼地方，我祇是彷徨着呵！

「無論誰總嘗過彷徨和失望的悲哀了！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其實
是信念常常橫梗在無數的人類心裏。」

秋心他天生好深思——他在額顏上微微有兩三道細嫩的縐褶，便可以知道。他這時已經完了刻板的教師工作，安享那星期六下半天閒暇的清福，學生們都回去了。同事個都忙着們人的事情，也有出去拜會朋友的，靜悄悄地學校裏，只賸了他一個人，他忙着收拾書籍、洗澡，不覺得已到五點多鐘了。

他打開抽屜，拿出一疊四五封朋友們的信來，打算一封封回覆。他提着飽吸墨水的筆展開雪樣白的箋，在上面如飛般寫了幾行。忽又停住，放下筆，把那張信箋細細着輕輕地念道：——

「友周——」

你的信收到了。教育對於人類究竟有甚麼效力？我始終不敢回答你：……不過你所說的青年的悲哀，我實在有同感！現在我們的同伴十個有九個，是沉淪在悲哀的海裏——尤其是沉淪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裏，在他們脆弱幼稚的心理，橫放着兩件不相融洽的戰器——情與智——終日不住的戰爭……」

他看到這裏，不覺嘆了一口氣，又把友周的來信讀了幾行，接着往下寫：——

「不錯！悲哀的確是人生不能躲避的，尤其是我們青年人，我們一面受情感的支配；一面又受理智的壓迫……我們充滿着希望，完美的前途的熱情，我們懇切盼望我們能被每一個人慈祥而含重視的目光照臨，當我們偶然聽見我們的朋友微笑着，讚揚我們的時候，絢爛的光明的前途，彷彿就要尋到了。我們柔弱的心芽，活潑潑地跳躍起來了。但是當我們初次遇到人們無

意的嘲笑我們的心便受了冷森森錐子的傷痕對於人間戰兢了甚至於痛哭絕望否認我們的前途，我們這時沒有希望了，絢爛的光明的前途，都成了深夜的夢，這時我們便鎮靜他們憤怒和悲抑的情緒，更深一層問甚麼是人生的究竟？唉！聰明人縱犧牲一生的精神，躲在神祕的研究室裏誰又曾找到人生的究竟？呵！明知沒有究竟，偏要追求究竟，他們怎能不發狂呢？怎能不求脫棄軀殼而使我們的靈魂徜徉於我們的故鄉——白雲深處呢……」

他寫到這裏不能往下再寫了，沙沙地一陣秋聲，嗚咽着，從一半萎黃的芭蕉樹裏，輕輕地透出來，他的心好像受了電流的激蕩，迷離着，懶散着，睡在一張躺椅上。他回憶——兒時的年華：

在一棵白楊樹下，那時正是黃昏之後，淡薄的青光，映着白楊樹搖擺着，震盪着，他第一次離開母親的保護，兒時第一次的彷徨，深沉的悲哀浸透他嫩弱的心

了。但他還希望着，母親的愛，絢爛的光明的前途。

他第一次進學校的時候，只十歲，他離開他親愛的母親，他的心酸痛，但是他忍着淚，和他的小朋友說：『我母親告訴我，讀了書，便可以作先生，便可以獨立。』他的小朋友微笑說：『我爹爹也是這樣說的。』他們倆手牽着手，在白楊樹下互相安慰着，這不過十二三年前的事。

光陰一年年的飛跑過去，他也一年年大了。小學畢業了，又考進中學，在中學四年，也是不負責任的過去了。到他進了高等師範，他希望作先生的心十分熱烈了，很順當過了三年……

當他快畢業的那一年夏天，一個月夜的晚上，清光映進他的自修室裏。他悽苦着，坐在案旁的椅上，他盤算着：『再有兩個月，就和這三年半朝夕親近的自修室告別了！茫茫地世界，生疎的面孔的人們，叫他到甚麼地方去呢？吃飯的問題不

能不解決了！上午他回到家裏去，母親曾對他說：『好了，好容易盼望着你畢業了！家裏以後也多一個幫手了！你的事情有了些眉目嗎？』他想到這裏，只覺着無限心酸。今天聽了校長和主任先生的報告，現在智識階級的生活，差不多要破產了，一般有志的青年，個人都是被壓服於生計問題之下，使他們不能再有思想一切的餘裕，所以我們這次畢業的三十幾個人，很不容易安置呢！……若不得安置，怎麼對母親，怎麼對親友……咳！更怎麼對自己！肚子餓，便要吃飯呵！前途！唉！可怕！

昨日聽得一個親戚說：『他這次試教的成績很好，或者有望留堂吧……』但是靠不住，比自己好的還有……況且那幾個同學和校長主任都特別的聯絡，並且又是同鄉，輪得到自己嗎？……不留堂，怎麼樣？什麼地方可以插足呢？若果終久失望，怎麼對得住母親……什麼意思再倚賴人家吃一口閒飯呢？』他想到絕路來了，不禁對着暗淡的月光滴下淚來……

多大的一個傷痕呵！當他聽見他的同學和他說：『主任先生始終沒有提起安置他的問題，留堂的事情恐怕也是失望了！』他想自己的學問或者不如人，平常又不大喜歡聯絡先生現在誰又知道自己的抱負？豈不埋沒了前途——那里還有前途？只是絕望和悲哀，他那時正和幾個朋友，站在公園裏的山石旁，來往的遊人絡繹不絕，從他身後走過，他禁不住嗚咽哭了！他的朋友十三分溫存勸慰着他，把他送回家去，這件事就算告了一個段落。然而深刻的傷痕，不時還要復現。

他想到這裏，忽然自己站了起來，把他的住屋，上下左右看了半天，又走到窗戶面前，對着對面的課堂，望了望，不覺嘆了一聲道：『這不是學堂嗎？我不是已經作了先生嗎？生活獨立了，真的這一切真真實實絕不是夢了。呵！母親！我對得住她了……』

這時他似乎很驕傲的，露着自喜的神氣，光明絢爛的前途……成功呵！成功

嗎？他忽然又懷疑起來了，他回想他初到這學校裏的時候，秋雨正淅淅瀝瀝地下着，秋風正嗚嗚咽咽地吹着，他獨自坐在冷清清地屋子裏，留戀着家人，思念着朋友，要想寫封長篇的信，痛痛快快發舒發舒，但是他纔起筆來，他的心又跳了，明天第一點鐘就要上課，我第一句對他們怎麼說？我的功課預備了，恐怕因為矜持，臨時或者要遺忘，再看一遍吧！他趕緊放下筆，從書堆裏抽出一本地理來，看了兩行，彷彿熟了，心又他馳——母親含笑的坐在軟鋼絲的床上，她呢？眼圈微紅的，輕輕地說：「年假早點回來！」……「咳！看書吧！明天四十多個人怎麼對付呢？」他自言自語的，勉力的打斷了思路，極力低下頭看書……明天呵！要上戰場了嗎……不是！不過是給四十多個學生講書呵！我知道甚麼——歷史地理大約都還記得，但是「周朝封建制度的流弊如何！」似乎想不起來了！急忙走到書架上，把通鑑拿下來，翻了半天，又把歷史教科書打開看看，彷彿知道了！緊張的心弦，微微平定

了，寫信吧！恩恩忙忙把歷史通鑑依舊放在書架上，放下心寫信，寫了半天，「作人苦——人生沒意思」！咬寫不下去！息了燈，蒙起頭努力的睡覺吧！

第二天，天色才朦朧，他便心慌得睡不覺了，無精打采的，下了床，披上衣服，坐在案旁，又把講義拿出來看了一遍，似乎有了把握，洗臉吧！推開窗戶，望着講堂的門，不覺又心跳起來？

時間又像快得很，眼看就要走進那個門，登在那座講臺上去……不這時間實在太不好過，快些上了堂吧！命運——沒決定的命運；懸着，不如已受裁判心裏和吊桶般，七上八下的跳動着！

『鐺鐺鐺』一陣響，彷彿一陣鎗聲，心跳了！不覺默默地沈思：『我作學生的時候，鐘聲怎麼那種溫和這裏的鐘聲怎麼特別慘厲呢？……』『走吧！上堂了！』他聽見一個同事對他這麼講，他跟着他們一齊走了，進了講堂，四十多雙眼睛，逼

視的寒光，和電般激得他戰竦了！只覺頭昏眼花，心頭撲撲地亂跳，學生站起來了，他的右腳邁上講堂，兩腿不覺也抖起來了，勉強鎮靜了，鞠了一個躬，學生都坐下了。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他彷彿只聽見心房跳動，撲撲地響聲，無論怎麼樣，實在得開口了，他用力的說「諸君……」氣又急促起來了！歇了半天，才又接着說……「鄙人很感愉快得有這個好機會……和諸君一堂研究……」他說着話，看見有兩個學生，微微的笑了笑，他不知不覺臉紅了，心裏更覺慌忙，眼前黑漆漆地，一秒鐘裏，他的確失了感覺，他想他自己站在四十幾個冷冰冰的面孔的學生面前，好像孤身到了北冰洋，四面寒氣緊逼着他，全身的血脈都凝固了！他的心冰冷了！但是還用力高聲講，繼續着不竭聲的講……看看錶，下課還差二十分呢！講努力的講！聲音抖戰着，心弦緊張着，但是不能不作他應作的事：「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問了一聲，沒有人答應，再問一聲，有兩三個人微微點點頭，他不由得，又焦

灼，又心傷，他極力忍着淚說：「你們對於教授上，有什麼意見嗎？請你們說……我一定願意採納諸君的意見……」他誠懇的問。學生們只是微笑着，對面相望着，永沒有人肯發言，他更心慌了！他想：莫非他們是取消極的抵抗法嗎……要想把他們的心，掀起來看看，但是不能，要想問他們：「你們不滿意我教嗎？」咳！沒有勇氣，如果他們真的答應了「是」！怎麼處呢？等了半天，有一個學生說話了他說：「我們應當怎麼去讀書？」好大問題，我不能不對付他們，一件一件告訴他們，說了許多話，還不聽見打下堂鈴，咳！這一點鐘怎麼好像快到一年了……挨了又挨，遲了又遲，赦罪的鈴才響了，拍拍身上的白粉屑，慌慌張張走下講堂，無精打采回到屋子裏，放下書，莫明其妙的辛酸味道，躡上心頭，咳！人生什麼意思？耐不住流淚了！

放下窗簾，斜倚在臥椅上，猜想這一點鐘學生們的心理，好意嗎？不敢自信，他

們笑甚麼……咳！如果不滿意，或者不至於這麼平安吧……依舊不能自信，到外面打探打探同事們的口氣……一點的希望……真不敢再想了！掩上門出來到了同事面前，看看他們的臉色……要問，然而不敢開口，怯弱羞澀，——囁嚅了半嚮，祇得自言自語的說：「今天教得真是不好……果然這話有效力，同事們都笑道：『你還有不好的嗎？實在好得很！』這話彷彿可以安慰彷徨的心，然而不敢深信，深深回想，適才講堂上的情形，回想自己說的話，一遍兩遍好像沒有什麼大缺漏，成績大約不至於十分的壞吧！心弦漸漸弛緩了。緊繃的眉峯漸漸舒展了！漸漸地有說有笑，——奇怪這時間真作怪，快樂的時候，一點鐘好像一分鐘便過去，他覺得還沒說上幾句話，已經去了兩點多鐘。天又要黑，明天又得上課，心弦又緊張了！撇了一切，又躲到書堆裏去看書，一頁，兩頁，三頁，眼皮蓋下來了。伏在書案上，要睡，但是那里睡得着，——看看鐘已經十二點夜深了，噫！坐在軟鋼鐵床的母親，

她和靄的微笑，鄉園的相片，又一張張擺在面前了！回想登船的那天晚上，辛酸失望，他伏在枕上哭了！迷迷昏昏，不知怎麼便過了一夜……

一天一天和度年般挨過去了。他不覺已上了一星期的課，命運似乎有些把握了。不幸有一天他看見許多學生圍在一起了，切切私語着，好像商議什麼事，他脆弱的心，久經波折的心，禁不住又狂跳起來，這個私語莫非有關係自己吧？如果失望了，朋友們的冷眼，家人們的埋怨，自己的羞慚，呵！千萬把的利刃刺透了他的心……

「希望作一個良好的教師，更不容易，現在德謨克拉西的聲浪非常激烈，教授時不取這種精神，總是不高明。」他自己殫精竭慮，想了一夜，到第二天，他上課了，走進講堂，把氣特別抑住，聲音特別沈着說：「教育的目的是闡發個人的個性的，所謂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所以我對於諸君的意見，是異常尊重，諸君有什麼意

見嗎？——對於這一本教科書，覺得深還是淺呢？」他的問題發過了臺下的學生切切的商議着，糟糟雜雜地談論着，約亂了兩三分鐘，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先生！我們覺得這本書生字太多了！換一本淺一點的罷！」他點點頭答道：「這本書的生字，確實不少，你們大家都感困難嗎？」臺下一部分學生，小聲答道：「是困難得很。」他才要說換書的話，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我們覺得這本書於我們很適宜，並且已經學了好幾頁了，再換書，不是很討厭嗎？」這個學生的話說完了，就聽見臺底下亂烘烘一陣響聲，一部分人，彷彿抱憤不平的樣子，跟着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凡事應由淺而深，學英文更是不能好高務遠的，這本書我們覺得實在讀不來，勉強下去，有什麼益處呢？」他這時竟沒有方法了！心想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這個樣子呵……咳！臺底下的秩序簡直大亂了！有幾個學生私自爭執起來，他直覺左右為難，怔怔站在臺上，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實在爭執得不

像樣了，他蓄着滿腔的悶氣，囁嚅着道：「你們……你們先不要亂，慢慢想法子……總要使你們兩方面都不大吃虧！」學生們聽了這話，稍微平靜了，然而還有幾個很露着不滿意的神氣，自言自語的，不知是抱怨，反對自己意見的同學，還是覺得先生不能想個週全辦法，他這時只覺心頭悶鬱，兩頰發熱，幸而這時下堂鈴響了，這個德謨克拉西的教授法的敗將，才得脫逃重圍！

咳！教授了一個多月的書，沒有一天不是在荊天棘地裏恐慌着戰兢着，辦事呢？也一樣的困難——昨天爲着學生們更換住室，自己事前大大地費了一番的盤算，——管理上便利，學生們的方便，他把這所有的住所，按着次序畫了一張很整齊的圖，作一張很有條理的啓事，已經弄到夜深更靜了，但是總算作成了一件事，心理略覺舒展，睡在床上，很快便入夢了。到了第二天早起，興興頭頭，把這張圖和啓事都掛出來了，一方面，又去監督着學生搬移，——平常有秩序的生活，立刻

呈着紊亂的現象。滿院子都是學生們喧嘩的聲音，滿地都是碎紙破書，隨着秋風落葉一齊亂飛亂舞。他站在走廊上，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方，感得肩着很重的責任，似乎很可以驕傲；一方又很感得煩燥，究竟作人是沒多大意義嗎？他想到這裏，十分心煩，又覺得兩腿站得很疲倦，因吩咐了學生們幾句話，他便回到教員辦事處，坐在椅上，正端着一碗茶，喝了兩口，祇見兩個學生走進來說：「先生，我們幾個本來好好住在一間屋子裏，彼此都很相得，現在把我分到兩三個地方，很覺得不方便，并且那兩間屋子，又不是我們同年級的人住的，溫習起功課來，種種不方便，請先生替我們掉換掉換吧！」他聽完沈吟了半響說：「這裏實在有許多困難，你們顧了你們的小團體，管理上便大費麻煩，并且排的時候，四方八面都費了一次盤算，若你們一動，便要全局都牽動了！你們還是將就點吧！那幾個學生，又申說半天，他也照樣的解釋半天，那幾個學生無奈的走了，他心想或者他們還是可以搬

吧？同事們大家都這樣想着，所以都輕輕把這問題放下了。但是沒到半點鐘又來了三四個學生說：『先生你不是派我們三個住第五間房子嗎？但是他們那幾個人不肯搬，說他們住得好好地，爲什麼又要叫他們分開？先生我們到底住到甚麼地方去呢？』他站了起來說：『他們不肯搬，等我和他們說去，他和學生般一齊走了，到了那裏，只見那幾個學生，板着面孔，很不高興的，站在廊廡上，他忍着氣，和他們再三的解釋，費了兩點鐘的光陰，才算把他們勉強強地說動了，答應搬。他的心略覺安慰，仍回到教務處坐下，不知不覺又把適才的事情，想了一遍。覺得自己爲什麼要這樣低心下氣呢？——咳！作人只爲了吃飯嗎？精神上的苦痛，始終得不到代價。平心靜氣的，替他們佈置了，而永遠不能得到他們的諒解，以爲先生總是他們的敵人……咳！這碗飯真不容易吃！——我爲吃飯……他想到這裏不覺臉紅了，心酸了，眼淚滴下來了！這時又有幾個學生，進來說：『先生我丟了東西，』

他又只得跟着他們過住室這邊來，檢查了半天，那裏有蹤跡，——自己不免覺着責任的壓迫，和失物學生的懊喪，定須想個追求的方法，一面又想到教育的效果在那裏？教育的事業有甚麼趣味？但是到那裏去呢？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後面是蕩蕩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沒有一葉渡船，「咳呀！作人原來只是吃飯，吃飯——值得這麼勞碌的活着嗎？悲哀呀！無論在甚麼地方我只遇見他呵！」

秋心坐在躺椅上，想起往事，竟想出了神，他不覺得這是已往的舊痕，他不覺得這時正安坐着享星期六安閒的清福，他只覺得心頭是苦的，喉頭是哽着，鼻子是辣着，淚水是澎漲着，他不止住嗚咽的哭，淚水溼了襟袖，靈魂的傷痕大大地爆裂了，靜悄悄的黃昏裏！一切都模糊了。唯有桌上放着的洋燈，映着慘綠的光燄，從窗隙進來的冷風，吹得燈光搖蕩不定。「咳！不可捉摸的命運，只有悲哀是永久繫住了……」

隱隱聽得雜亂的脚步聲和談話聲，知道同事們已經回來了，看看手上的錶，已經七點了，外面喫飯的鈴響了！又惹起他的悲哀來，——不免要咒詛喫飯的事，因吹息了燈，關上房門立誓不喫今晚上的飯……

一隻破鞋

徐玉諾

上

學校裏的司鈴夫，已經搖過早餐的鈴，又要搖上課的鈴了；我們這四個同學，（還有兩個旁觀者），才把紙牌放下伸一伸懶腰揉了揉那些困苦而乾澀的眼睛；這就是在這夜裏除抹牌以外第一次的動作了。不用說，當賭氣正盛的時候，除非一把刀穿入自己心裏，立時死倒在桌子旁邊，那工作總不肯休止一刻。

起初同學們也同我一樣不肯停止，結果却將洋燭吹滅了。我們經過講堂前面，來到寢室裏。他們走着告我說：「你除交錢外還欠兩千四百文。」——這時有些同學正在噪着「非上課不可了！校長要懸牌罰錢呢！」又有些正在罵着廚司和夫役不快給他們送臉水和點心，所以我並沒理會他們告訴我的。我覺得我的

頭疼腰酸。什麼都不顧得，便躺到牀上睡了。但是——實在我的腦袋太壞了——我的寢室門對着講堂，那修身的先生如雷一般叫喊着，我那能睡得下。

我覺得在夢中，恍恍惚惚聽見沉寂的足音，和不知什麼人的聲音。「家裏來人了，徐先生！」我勉強一睜眼，就看見我的叔叔海，已經早坐在我的牀邊了。

那時他還是三十一二歲光景的農夫，赤着足，僅穿兩隻已破舊不堪而補着皮頭的鞋子；他那和靨而喜祥的尖尖下顎的面孔上，還披散着不能辦住的黃色的亂髮。他用摯熱而不肯轉動的眼睛凝定的看着我，說：「爲什麼這時還在睡着？——你有點不好嗎？」

我是他的大姪兒，多日不見了，自是喜悅得很；說着便用手來拂摸我的頭髮，我的心慌張到極點了。我作出難受的樣子，告他說我不知怎麼不好，夜裏只是不能睡覺。他又現出很愛惜的神氣，說道：

「讀一讀要休息休息不要用心過度」

他雖說是不識一個字的農夫，却知道讀書是一件很費心的事情；他續着說：「夜裏更是不當用心；夜是給人睡覺的……」

我的臉有點發熱起來，頭也疼起來，正在心跳；他又續着說：「我們雖說愛你讀書，但是愛你更甚……」

他沉默一會兒，大概他心中很安適。在我那微覺慚愧的心裏纏繞着的並不是想着家中的事情，他怎樣來，或者喫飯了沒有……我只是想着夜裏的事情；那紙牌一場一場的在我那麻木的腦袋中翻着……有一場倘若我能夠得到一張「八萬」，那會贏了四百錢的上下……呵！那是多麼解渴的事情！幾乎忘了他在我身邊坐着。

他忽然抬起頭來；他想着見了一面就很好，似乎沒有再在這裏的必要了。立

起去解那一大袋麵——我還沒有看見那麼一大袋東西早已放在那裏——取出兩千多錢，放在桌子上；並且說：

「這是早預備趕麥會買東西用的錢，因為今年麥子苦壞了，也用不着什麼東西，我想着你定是沒錢化了，我就抽個空特意給你送來。你的父親同母親正忙着在田間收拾那毛羽似的麥草呢。」

因為我一見了錢便想着……好……火費不要緊……這可以還償前日的賭賬了。所以也沒得領會他所說的意思。叔父已經站起來了；又擠擠眉頭，說：「你們有事，我也忙，我就要回去了……」

「你可到姑母家去嗎？一件衣服，請她給我修理修理！」

我說着取衣給他，他接過便走出門去。這時忽然一人告我說：「匪將過河來了！」叔父十分驚慌的說：「不知怎的，我來時已見許多兵在城門前了……」

我走到墓場的石碑前，我心裏只顧想着賂賬，全不理會這個永遠作惡的消息；
息叔父走到遠處，還說：

「你在那裏吧！」

中

在叔父去後，大約一點鐘光景，傳說匪將已進到離城七里的地方了，全城都驚慌起來；鄉里人都被恐怖壓着，擁擠在城門外；我們的同學也於一點鐘搬進城裏去了。

起初有一營陸軍，和一隊民團跑出城來，想迎擊上去；他們還沒排好陣勢，就有一隊騎馬的匪將衝鋒過來，一陣鎗聲炒豆子一般的響起來了。陸軍打着退着，勉強將城門閉上；——還有許多傷兵和跑得不快的人們都隔在門外；——那匪將幾乎闖進城內。那時城裏的人都以為是匪將進城了，大家亂踰牆奔避；那時我

剛搬到一個公所地方，聽到城破消息，一時無措，赤拳將玻璃窗子打破穿了過去；其實窗裏窗外一樣是危險的城中，兩拳流着血，我緊緊地握着，使我心急到極點。當街上急驚的打着鑼，叫着上城的時候，我心中稍安定；才知道匪將並沒曾闖進城；我回復到室裏。這時鎗聲響得更厲害，不分個的小鋼礮流水一般的響着，又點綴着大的開花礮洋擡鎗；正同驚歲的大爆竹一樣。我們怕鎗子，都藏在室內不敢動。忽有一大彈從屋脊上穿過來，又穿過去，我們驚慌着跑到院裏；料不到又有一彈從空中飛過，將一棵白楊樹折斷了，樹枝砰的落在地上，嚇得我們失魂；一個同學倒在地，他的頭部已受了重傷了。那時太陽已昏昏沉沉的從西方落下，天空中充滿黑灰的烟雲；因為城上不斷的向下擡死人和血人，一時滿城都是悽慘的哭聲。不堪聽聞。

當時魯山的知事，是一個有血性的革命黨人；對於戰事別有興趣。他帶着衝

兵徧家搜索，除下重傷的，無論那個男人，都得上城。女人小孩子不准哭泣。到夜二更時，城中果然寂靜了；城上很鎮定的守着，只聽得沉沉寂寂的鎗聲和城外匪將們的叫罵。

守歲一般將一夜熬過去，我們又冷又餓，正要預備些熱水喝；忽然縣知事又來了，立迫着我們上城。並且焦急的說：「無論什麼人都應該上城……現在真是危險了……城上……」

我們感謝他熱心，被他激動着，便都上城去了。同學有些拿着棍子，有些拿着假槍，獨有我拿着體操時所用的指揮刀。

城上一堆一堆的死屍都不曾擡下去，他們互相枕藉着；真是想不起來，還有些受傷的在上邊躺着呻吟……

這時鎗聲格外稀少，彷彿那些匪將也鬧得疲倦了。太陽剛從東方上來，向外

看，天氣尚明朗，野地並看不見一個人；可以說連一個小動物也沒有。這個使我們膽大——彷彿這同平時一樣，在這天朗氣清裏，是不會有不好事情發生的。——我們直着身子向東走，想從北城沿到東城上去，臨路伏在壕下的老人們，總是很驚急的阻止我們，教我們伏下。我正不以為然時，果然啦啦，啦啦，有一陣特別響亮的鎗子從我們頭上飛過去，那分明馬利俠的鋼子；我認得清楚他們都在城外住戶的房頂上伏着的。

我們受了這次驚，便很留意的棲躲分伏在城上，一時那鎗聲又不分個的響起來了。

我覺得我所拏的兵器太不中用了，就近在死人堆裏找出一枝六響鉛鎗；但是再也找不着子彈了。後來我溜到一個伏着的兵邊，才從他手中得來十幾粒子彈。這時我很興奮我的工作，我也端詳着城外屋頂上的黑頭；露出來時我即開鎗。

我料我一粒子彈要換他們一個性命。那時同學中也有人已有一枝鎗在手裏了，我們彼此望着，開了一鎗，便要大笑一陣。我們也很想聽得匪將的鎗聲；或者傷了我們，讓我躺在地上。或者輕輕地從我們身邊飛過。有時一隻開花彈從城堞上拭着過，或者一個老人不聽響的中了一彈，向後倒了下來；我便很失望的惡憎那子彈，他與我太不生關係了。

這樣很順利的將一天的光陰消滅下去，我們忘掉了一切。到晚上鎗聲又漸漸沉寂下去了，因為這戰事到此時已有大的進步，一粒子彈總要換來一個人命才肯放下！

燈籠火把已經全排在城上，在遠處看着，這個方城一定像一輪白的花環，冠在一個大墳墓上。但我覺這燈還不如沒的好，因為在三丈高空以外，更現得黑暗。知事有段話傳說過來：「大家父老兄弟，要竭全力守城！在今天夜裏，賊必有

一次強烈攻擊；我城萬幸能守至明晨，是慶再生也……」一時全城大被激動，各人特別鎮靜的防守着。

一直到二更時分，全城都在機密的網裏；匪將也不發一鎗，我們也不發一鎗，正像睡眠在平安的夜裏一樣。我正計算着他們要在這寂靜的黑暗中爬上城來；忽然東門上鎗礮聲一齊發作，像有許多架開花礮對着城門，將城樓打得不止的戰慄。這時我們所有的鎗，也差不多全集在東城上。這樣維持有一點鐘時候，我們被一種大的恐怖擊着，——這城樓要塌了！——這城樓真連一彈也不敢再受了。我們急用大土鎗向下發，又有一點鐘之久，我們覺得我們已得了救星，在火把閃灼之下，我們看見那大礮前後已不能存在一人；原有土牆，被我們的土鎗衝倒了。

大約在四更時分，老天忽然行了一陣雷，接着下起大雨來。在雨聲中，看見四外全發起黑紅的火光，渺渺聽得城外的哭號聲；我們曉得他們正在焚殺，但是却

相信他們要退去，我們自己是出險了。

下

在這黑暗沉沉，雨聲淅瀝，火煙繚繞的城上，一直天亮我們才曉得在這夜裏有許多人還有兩個學生都死在腳下——好不令人膽驚呵！我右肩上有三個子彈穿過衣服……我們都慶再生了。那時是舊歷的端陽節（一九二二）我們想起了喫東西；其實我們整整三天三夜沒喫一口水了。但是我們的廚司是頭一天搬東西時死在城外的，沒人給我們做飯；並也實在沒有一點食料。我們後來從倉中取來些老陳穀放在水中煮，並用葫蘆包成葫鍾，各自痛快的喫個大飯，晚上又開始抹起紙牌來。我因為心中不寧（不知叔叔的下落）只是在一邊看着。

第四天的傍晚，——却是傍晚，在瀰濃瀰濃的雲霧和塵埃的黃昏中，太陽已晃晃的從西方落下了。——那時我正聽着一張「五條」的「全貫」有人進來，說：

有一人在城外叫着我的名字，我即時找個代替者來到城上，在許多死屍和子彈殼堆着的處所，看見了我的父親；他那縱橫皺着的面孔，和蒼白的眉毛和鬚鬚上已罩了一層青灰色的塵埃，看着分外悽愴；幾乎使我不能認識他。

「你的叔叔也在裏邊吧？」他說出這話時，聲音很澀滯；並用硬遲的眼睛望着我，現出極急切的願望。

我心中很驚慌的說：「沒有呵！」

他沉思一時，長嘆着說：「恐怕是沒有你的叔叔了……他爲什麼還沒到家呢？……」

他苦苦的尋思着，便沒精打彩坐在從城上塌下的石塊上；我無心的向下看着，我的心並不能全把持叔叔身上；那戰事的高興，和紙牌的沉醉，如梭一般繳繞我的思想裏。

「他或者到棗園去了！」他忽很鄭重的這樣說，彷彿得什麼新的東西似的。
「你下來，我們一同去看看吧！」

我遲疑着找了一條繩，攀在城垛上順着下來；但我並不是知道了我的父親對於他的兄弟的悲哀是怎麼一回事；沒意思，只是習常的聽從着父親的命令罷了。

這已是黃昏時候，一切戰後的產品都埋沒在黑暗裏；我們走着不知有些什麼東西軟鬆鬆的在足下翻動，使我生出極逼迫的恐怖。但由此向北到棗園，只有五里地，是我們的熟路；所以靜靜地慢慢地尚可以摸索着走。

在遠遠的黑暗中，時時有火光螢螢的閃灼着，想着是有些房屋正在燃燒，不會有人去救滅……或者是半死不活的人們的身穿着的衣裳，又在被彈火燃着……但是忽然又看不見了，只是空空的黑暗，好像我的眼睛忽然被什麼蒙蔽又

好像一塊雲霧在前面摺着似的。

時時有一陣熱風吹過來，那捕捕的燒臭和腥氣，使人的呼吸都要窒塞。

「……海……海……」父親忽然很表情——他的聲音很奇怪，正像小孩子招人來的口吻——很願望的這樣叫着，使我不禁心跳着向四方尋視：

四方只是重壓着的黑暗。

「伯伯，你怎着的？」我問了好久他才回答：

「我當是正在場中打麥子呢……」

乒啦啦……很響的聲音從前面發出來，正像一隻鋼彈碰到巖石上，使我不自禁的顫抖起來，父親也陪着了嘆氣，我們不期然緊靠着。

到我們覺得我們所走到的就是棗園時，那村中簡直連一隻狗也沒有！我們很經心的聽着，溜着，沉寂恐怖得連我們的呼吸都低微下去。

我們順着一道燒焦的牆壁，摸索着進了姑母家的大門，父親便悽悽愴愴地叫起我的瘋子姑母的名字：「小菊……小菊……」但是空氣仍然非常的沉默，沒有一點聲音。我們走進一個有樹林的院子去，見有一個黑影從裏邊慢慢地移動過來；待我們很留心走近那影子時，才知是個女人，正在用水灌滅燃着的衣物。

父親問：「誰在那裏？」

她彷彿被神祕主宰着似的，突然的說：「你來做什麼，哥哥？」

「海來了沒有？」父親急促的問。

「他來了，又走了。」她回答。「那時太陽快落了。」父親不待她說完，便烏的一聲哭起來了……我只是發呆……不知怎麼……

「走去找他去吧，傻子！一定是沒有他了……」父親哭着說。姑母思思疑疑地去點着燈籠，並且說：「是呀，人家都不讓他走，他一定要走……大概他走也走

不遠……」

我們三個人攜着手，我在中間，父親在右邊提着一把鐵鏟，姑母在左邊提燈籠；走出了村莊，踏過高低不平的田野。姑母不知道她想些什麼，我被恐怖壓着，只是發顫；父親却不止的哭泣着。

我們盲走了好遠，見死屍便要注視的看；但是男的、女的、老人和小孩子，一個一個都從我們眼前過去；海叔叔再也找不着。

後來我們走進了上村，一個老人正照着小燈走來；我們將所找的告了他，他說：「在村後躺着的一個人，今天早上他還沒有死去呢。他叫着他和棗園是親戚，那是我急着我的孩子的屍體，也沒有給你們送信去……」

這時正是中夜光景，大地被黑暗壓迫着，微風搖動着，燈光四週止不住閃爍着；更顯得陰森可怕。我們戰抖着，心疼着，被引到海叔叔躺着的地方。這裏却已有

許多野狗正在跑着……

父親和姑母張慌着用小燈照了照，他們哭出來：「他……他原來早已死去了……」

他的面貌已不可認識；兩頰的肌肉已被什麼東西喫去了，兩臂和兩腿也有幾處露着骨骼……

醫院裏的故事

假工

這幾段故事，是從我底一個女朋友底筆記裏抄下來的。伊因為脚痛，在一個醫院裏住了兩三個月；伊底筆記很多，我不能統統抄出來，只寫出我所最愛讀的這幾段。

一 進院的第一日

今日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也就是我過醫院生活的第一日；不也許是我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底第一日！不幸，我底命運已走進了不可挽救的境地，固然免不了死；即幸而不死，或從此成了殘廢的人，這樣又比死有什麼兩樣！簡直不如死了乾淨！處在這樣的境况中的我，除却把病完全醫治了，只有死這一條路可走！……

我在途中這樣地想着。我很知道這樣地想是沒有用的；然而在今日止好這樣地想下！

今日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天氣却很晴爽。

醫院離我家不上十里，我自八時從家裏出發，不到一點鐘之久便到了。護送我的人有我底最親愛的，和我底朋友鄒女士。

掛了號，我們三人同進了一間女科診病所。裏面有一個男醫生，一個女醫生，三四個看護婦；他們在那里看病的看病，配藥的配藥，忙來忙去！我們等了好一會，那男醫生便叫我坐在一個靠椅上，這個椅子，是專門爲病人設的，他把我底病狀看了一下，又隨便地問了幾句，便說道：

『你這病底根柢很深，必得住院！』

我原是打算來住院的，所以立刻就答應他了。他便吩咐一個看護婦引我們

到二層樓的病室。

我住的是一間很大的普通房間，裏面有床位十二個，分兩行相對地擺列着；我底床位是靠東邊窗戶底下的第四個。

「現在我底床位已佈置妥當了！你們回去罷！」我對我最親愛的和鄒女士說。「橫豎我在這里有看護婦招呼，而且這里很靜穆，我很樂意。」

他們沒有回答我的話，他呆呆地望着我；伊此時却正注意那兩個在房間裏跑來跑去的小孩，一個孩子左手斷了，右脚只剩一節，撐着粗大的木杖兒；一個是駝着腰的，也夾着兩根木杖。

略停了一會兒，我最親愛的便說道：

「也好，我們就去罷！明天我便來……」他說着，望了一望鄒女士。

伊覺着了，伊向着我說：「回去麼，我還要陪着你玩一會兒才回去——你看

那兩個小孩子多麼可憐……」

「住在醫院裏的人，有誰不可憐呢？你看我——這個死了半身，只差沒有裝進棺材的……」我對伊說時，我那「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底第一日」底觀念，不由得又攢到了我底腦子裏。

「你何苦要這樣說……你靜養一會就要好的」伊極意安慰我，用手撫拍我的背。

「真的，要安心靜養才好，濫想是沒有用的……」他，我最親愛的也接續着說了。

這時我底心已被他們擊碎了，幾乎要哭出來。我勉強忍着淚對他們說，「你們回去了麼？這里，醫院底事，我自己當然知道！」

他們回去了！

他們已經回去，剩下的，只這一個剛才過醫院生活的我；雖然滿屋子裏底床上都有人睡着，但是一眼生疎，只有增加我底寂寞苦痛罷了。——倒是那兩個小孩，現在還在這裡跑來跑去，說是可憐嗎，他們倒好像極其愉快，不曉得世界上有什麼苦痛，並不曉得醫院是極苦痛的地方，這也是一種人生呵！

他們都回去了！只剩下一個從沒有經過醫院生活的我，實在有無限的寂寞，苦痛；不由得我又回想到途中那個「今日是陷進了不可避免的死的深坑的第一日底觀念去了。」

停一會兒，一個看護婦來了。伊底身體矮小，態度極沉靜；伊那種全身都是白的裝束，一望而知是看護婦，只要到過醫院的人，伊手裏拿着一個測驗口濕的表，放在我口裏要我啣着；又瞧着時計數着我右手底脈動。我問伊姓什麼？伊用了十分沉着的态度答道：「姓劉。」我看伊的臉色好像正在爲了這許多不幸而進醫

院的人納悶着伊底心好像要對我說「你何不幸也碰在這個不幸的巖石上面了！」

午後約三點鐘，有一個醫生來詢問我底病狀、病源。他坐在我床位左邊的一個靠背椅上，一面詢問，一面記錄；他詢問病底狀態和來源很詳細。一直從我父母底狀況詢問起，至於我底生長發育的情形，結婚的時期，生有兒女幾人，以及病症初起和經過的實況，大約問了兩點來鐘才完畢。醫生去了後，又來了個看護婦，伊手裏拿着測溫表和時計，照樣做着劉小姐午前所做的工作。

這是我進醫院的第一日，也就是我過醫院生活的第一日。我很感謝我最親愛的，和鄒女士送我到這里！我很感謝那醫生爲我看病很詳細！他們是我底最親愛的人，護送我進醫院，原是意中事；但我不解那醫生詢問病狀，何以要注意到我底父母，及我底生長、發育、結婚呢？這些也是有病的人所應知道的事實嗎？何以我

沒有得病以前，未曾有人注意到這些瑣事？何以並未曾有人告訴過我——總之，我現在是一個已經有了病，而且已經送進了醫院的人；那些瑣事，縱令以前有人告訴過我，但到現在，也沒有什麼用處了。而且，醫生說我這病底根柢很深，所以現在這樣的，我，只有在這裡極意地安靜着，挨過這不幸的寂寞而且苦痛的生活，等候未來的命運到來！一九二一，十，進醫院的第一日。

二 龍太太和洪小姐

我在院裏最初同我談話的人，要算是龍太太。伊的年紀大約有三十七八歲了，伊患的是鼻破，到這裡已有兩個多星期了。伊底牀位，在我左旁，挨靠着，所以伊說話也能聽得明白，雖然伊是破鼻子。伊看見我是一個新進院的人，怕我有點不習慣，所以對於院裏一切應守的規則都告訴我；伊並告訴我這間房內病人底病狀或名姓。伊對我說：我對面的那一個是患的溼寒症，腳也不能走動；那靠左的

是一個患胃病的，有一個多禮拜沒有把飯給伊吃，只喝牛乳；再過去那邊一個是患的腹脹，前幾天打了一針，出了兩盆帶黃黑色的血水，那靠右的是一個貧血病，醫生說要靜養一二月，要多服補血劑……伊詳細地用着極輕的語聲告訴我。我看那正中患溼寒症的，年紀不過三十四五，頭髮蓬鬆，粗大的面龐，黃而略帶黑色；伊好像知道我們注視着伊，也用了久病無力的眼睛遠遠地注視着我們。那患胃病和患貧血病的，都是女學生打扮，年紀都很青，似患腹脹病的那樣面色的慘黑，目光底射人，我看了幾欲害怕。我問那人姓甚麼，是哪裏的人？伊說：「那我可不知道！那難堪的樣子，真可憐咧……但是那一位是姓羅——羅太太。」伊說着，用眼睛注視對面正中一個患溼寒病的。我問：「其餘的呢？」不知道，「伊搖着頭說：『只是那位是李小姐，伊可憐極了！』原來這李小姐底牀位是同在我這邊窗下，靠着。我右旁的第一個是不滿四歲的小女孩，是因為好玩被石子把左腳壓傷了的；第

二個就是李小姐了。我轉過頭把伊望了望：雪白的臉兒，剪短的頭髮，籠覆在嬌小的額上，真是可憐極了！我問龍太太，伊爲什那樣可憐？龍答着我說：「伊今年才十九歲，還沒有嫁人；伊腳上生了毒瘡，右脚尤其利害！已經被醫生把右腳踝骨以下截去了。而且伊底右肩上也腫爛了！開了幾刀，每次搽藥的時候那種悽慘的聲音，真正難聽……」唉！伊底母親是個出家人——尼姑咧！龍太太說至此，忽然變了很嚴厲的樣子對我說：「伊底父親是得了一種不干淨的病死的！伊底病，據醫生說，是從胎裏帶來的，很不容易治好！伊底母親一個四十歲光景的婦人，面貌很是豐滿，時常到院裏來，每來一輪伊們娘兒倆必定嗚咽地哭的那種情景，誰說不傷心呵……」

龍太太慢慢地說着，眼腔滿含着眼淚；可是我因爲自身底病痛，却無精打采地聽過了伊底話，反注意到那後面房裏底兩個小孩。

原來這房底後面還有一間特別一點的房間是專門療治肺癆病用的同我住的這邊只隔一層玻璃，裏面有兩個小孩在那里床上作玩意：一個在床上翻筋斗；一個把紙撕成碎片，朝那一個身上吹去；他們很快樂，似乎不知道住的是醫院。我問龍太太：『那兩個小孩，他們有什麼病？』太太說：『他們麼有三姊妹在這里呢！躺在那藤椅上的那個是姊姊，你不看見麼？十七歲了；那小一點的是弟弟，有了八歲；最小的是妹妹，才六歲；他們都是從胎裏帶來的肺病，聽說他們底祖父，父親，都是患肺病死的……』我看那藤椅上躺着的女子，已剪去了頭髮，黃的綿襖，袖子很短，也是女學生打扮，正在那里看書；清瘦的面龐，帶着黯淡的病容，那種憔悴的樣兒，印在我底腦子裏，無論如何不會忘記的！

龍太太同我談的話真多！簡直是我底報告的使者！可是伊底性情是怎樣的呢？我們要知道，也就大半在伊底言語中可以看得出來了。

伊是一個長居在鄉村裏的人；伊底樸實、厚重，自不待言；而且伊底同情心也極其發達！尤其對於住在醫院裏的這些不幸的人，伊常對我說：

「凡進醫院的人，都是極可憐的人，都是命運有缺陷的人；好好端端的一個人，一有了病，穿、吃，什麼都不如意！什麼都覺得討厭！看見別的人——那些無病的人——那動作活潑潑地，多麼可羨慕呵……一個人，但願從生到老要活着，便要好好端端地活着，一點也沒有病，纔是大福分……」

伊底感情是這樣，所以伊很知道人底一生有了什麼病痛，須得進醫院，是一件最不幸的事；伊對於那本可以好好地過一生而竟至有了不可避免的終身的病痛的人，如那李小姐，如那三姊妹，尤其悲憫！有時伊絮滔滔地對我說着，眼淚潸潸地滴下了！可是伊底淚單只爲別的不幸的人們流掉，至於伊自己底不幸，是一個破鼻子，把面部弄得坦平，說出一種帶着鼻音的話，伊自己反倒不計及了。

伊不久便出了院，因為伊底家裏極貧苦，不能負擔如許的醫藥費。伊出院底第二日，就來了一位洪小姐佔住了伊底床位。

洪小姐身軀很矮小，伊說有了二十歲，但看去好似還只十六七歲的光景。原先，伊頭上梳着雙式垂髻，自進了院，因醫生要伊常常睡着不動，極不方便，伊於是把頭髮都剪了去。伊說話甚伶俐，而且多惹人笑，許多病人都喜歡親近伊；可是伊得的什麼病，人都不知道！伊也從未對人說過。雖然醫生來看過兩次，但每次總是用布幕遮着；後來我問了一個看護婦井小姐，伊也不肯告訴我，只對着我一笑就走了。後來我又問着一位年紀比較老的女醫生，纔知道伊是得着一種陰癩病，下部腫了，必得開刀纔能診治。我聽着很是奇怪，希罕伊怎麼就得了一種那樣不幸的病咧？

有一次，我同伊談了許多話，談到這題上面了。

「洪——你底病怎樣起的呢？」我問伊了。

「我底病麼——但是……」伊口裏答應，兩頰漲紅了。

「怎麼？但是——究竟你底病有了多久了？」

「足足三年！」伊底態度十分地沉着了。

「三年了嗎！何不早診……？」

「早診，原來很心願的，但是很難出口……！」

「那末，到底你底病是怎樣起的呢？」

伊沉吟了一會，臉上現出一種苦笑，並不答話，只把眼睜睜地望着我。

「到底是怎樣起的你底丈夫呢……？」我又問了伊一聲。

「他麼，已死去兩年了。」

「嚇，死了麼！你幾時結婚的呢？」

「那時我還只十三歲可是他——我底夫——比我大了六歲……」

「大了六歲！那末你底病恐怕不止三年嗎？」我笑着問了伊。

「呃，真的！」伊也帶着半面的笑容回答。「不過頂利害的時期只有三年罷了。自從十三歲的時候起……後來便漸漸地癱腫起來，久而久之，便成了「血球突出」。唉，我真埋怨殺人！只因以前很難出口，所以忍了又忍；但因為這樣，我底命運也就到了這不幸的現在；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而且自從我得了這病以後，我不知受了他多少虐待！他時常在外面宿娼，有時夜間我為他守門到一二點鐘才睡；我因為自己得錯了病，簡直無法諫阻他，只好埋怨自己底不幸的命運罷了……」

伊說着，漸漸地把笑容放下來。變成冷峭的顏色，很是頹喪。「唉，這是誰斷送了伊呢！」

過了幾天，洪小姐開了一次刀，伊底病稍微好些；於是伊能在房間裏外走動了。伊那活潑的身兒，伶巧的嘴兒，照樣在各病人前面湊趣；於是伊同我談的話，越發多起來了。並且伊也能如龍太太那樣，同我談着醫院裏許多新故事。

有一次伊笑着對我說：

『樓下產科裏有一樁奇怪的事。一個未嫁的女子，在這院裏生了一個小孩子……』

我問伊那是怎麼一回事？

伊說，『一個未嫁的女子，年紀大約有二十二三歲了。伊在家不知怎麼一回事就有了孕，——這大概須問伊自己才知道——經伊底父親察覺了。自然，一個未嫁的女子有了孕是極不名譽的事，無論誰底父親須得發怒？但是伊底父親一聲也不響，只悄悄地把伊送到這醫院來；恰好進院不久便生了這個小孩呵。』

伊說完望着我笑好似伊現在已經探得了一件極神祕的事了。我問伊那個小孩呢？

伊說：『那小孩當時就給傅小姐拿去了。』

『傅小姐伊是什麼人？伊把那小孩拿去做甚？』

『伊呀，是這院裏的醫生，伊是外國人，是一個好做慈善事業的人；伊底家裏很有錢，伊把那小孩拿去，是要當做伊底兒子，親生的一樣去養大的。雖然是私生子。聽說前好幾年，伊收養了的一對私生的女小孩，現在已能夠讀書了……』

『呵，有這樣的一回事呵！』我很詫異地說。

『呃，有的！』伊接續着說。『而且還不止這樣！那邊樓上小兒科裏面不知有多少可憐的人，有一大部分都是蓋小姐——伊是這院院長，也是外國人——收來施診的；有一個小孩，股部生了一個疽，癰腫着差不多比那小孩的頭還大；有一』

個，鼻子完全沒有，眼睛只一隻；一個頭上滿生着毒瘡，潰爛得膿血迸出，非常可怕；又有一個極可憐的，一個啞子，手又癢，腳又跛，你看可憐不可憐？又有一個遍身生的是一種什麼毒瘡；又有一個小孩只三四歲便生了痔病。聽說這都是蓋小姐施診的。伊專收養這一類的小孩到院來診治，完全不要一個錢；有幾個簡直是從乞丐隊裏收來的，你看外國人底心多麼好呵！』

伊同我談着似這一類的話真多！伊現在簡直成了我底龍太太第二，也做了我一個報告的使者了。

洪小姐和我相處漸漸有三四個禮拜了。我對於伊底爲人也觀察得更加明白一點了。我看伊底爲人不僅是在說話恰巧，身體活動；且伊還有一種沉着的本性含蓄在裏面；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伊底恰巧與活動是外貌；伊底不可測的心還爲人們，或者伊自己含着有無限的隱痛，是別人所不能看得出的。

有幾回我於伊底無意的言語和容色中覺着了。

本來，進院診病的人，男的，女的，大大小小實在是很多，而且這些人們——我也在內——都是陷在最不幸的命運裏的，依龍太太底見識說是這樣。但是這些人們中也有幸而診治好了的，也有真個不幸不能挽救的：這在洪小姐看來都有極深的感觸在伊底不可測的心裏。

「又出去了一個了呵！眼看着人家進來，又看着出去！好不心慌呵！」這是伊看見診治好了的病人出院時這樣說的。伊那種抑鬱的態度好似被不可避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有一天，一個治愈痢疾的女人去了，伊遠遠地望着那手中挾着一些在院用的零星什物下樓去。伊徑直喊了出來，「去了十一個哩！」我說「真的嗎？」伊笑着並且很確定的說，「那里不是真的！難道我還記錯了！你看，我剛進院來的那一天，不是出去了一個傷寒發狂而治愈的王小姐麼？第三天出

去了一個女小孩，伊是因爲好玩把脚壓斷了的，就是在你底右邊床位上那個；後來又出去了兩個女學生，一個是患胃病的，一個是患貧血病的；這已經有了四個了。後來又出去了兩個：一個腰部裏忽然生了一個球，以爲是血毒，後經醫生驗得是懷了孕，就出去了；另一個脚上中了一粒砲彈，是在鄉裏被土匪打中了的，你們說伊在這院裏住了三個多月咧。後來又出去了三個：一個母親領着兩個小孩，他們三母子完全是蓋小姐施診的，沒要一個錢；到昨天又出去了患瘧疾的賀小姐；你算算看，連着今天的那人一共是多少呵！「十一個」一點都不會記錯！你說對不對呢？……」

我說，「真對，真出去了十一個了。你底記心真好！一點都沒有錯！」

「我想我真不會錯的……哈哈，他們到是一個一個的出去了！可是我們還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得出這苦海，才得脫離這地獄！」伊說時雖然勉強笑着，但

我很知道伊的心已被不可幸免的病痛壓迫着無可奈何了。

有一次伊哭了一天的早晨，伊同我正在談笑着，忽然聽到樓底下有一種哭聲，起初聲音很細，後來竟至放聲大哭起來了。哭聲正在我們這邊窗戶底下，所以聽得很清楚。伊聽見了，伊傾心注意地聽着，好似有了很深的感觸！「唉，死呵，又碰在了誰底身上了……」伊的話還未說完，兩頰通紅，兩眼底淚便滾出來了。

「誰死了？值得哭麼？」我問伊。

「不死了的人是誰？我並不曉得！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只要感觸着一件可以哭泣的事，我就從心底裏哭泣了；而且不一定要什麼人或同我有關係的人，只要遇着一個可以悲哀的人，我就從心底裏悲哀起來了……我底淚是很容易流出的！」伊說着，淚已流得滿面都是了。伊一面把手帕子揩拭眼淚，一面偷望着我，好像詫異我沒有伊那樣的同情心，却不知我底心已枯了，淚已乾了，那能夠爲

伊表着許多同情，爲伊底安慰的使者呵！

還有一次，伊一個人站在挨近伊底床位底窗戶面前探望了好一會兒。這是一天底下午，差不多將晚的時候，伊探望了好一回，才回轉來，坐在靠近我的床的一張椅子上。伊底態度十分沉着，我看伊好似又感觸得很深了。

「你又想什麼了？——」我問伊。

「有什麼可想的呢！」伊說着，眼睛頻頻地望着我，更覺得幽鬱了。「似我這樣孤單可憐的人，有什麼可想的呢！你看——這樣將晚的天氣，幾朵白雲被一抹的斜陽反射成了黃金的顏色，河中底水又被雲彩映照得通紅；幾隻小鳥唧唧吒吒地叢在樹頂枝頭，飛上飛下，表示尋巢覓宿的樣子，多少的愛慕；那將墜的夕陽掛在西山頂上，也覺着依依眷戀的樣兒，在那里挨過他底生命……唉，似我這樣孤單可憐的人，陷在這不幸的命途裏面，對着這樣的一個景緻——還有什麼可

想的呢！

這樣，我就完全知道伊的爲人了。

伊的丈夫已死去了兩年，伊現在是一個青年寡婦。伊的景况實在不幸已極！但是伊底不幸還不止此。伊現在並且是一個無父母兼無兄弟的孤零的人，伊只有一個姊姊。自從伊底丈夫和伊底父母死後，伊就以伊底姊姊家當做伊自己底家。這樣，伊底景况實在是不幸已極，况又加上那種不可告人的病痛！

往後，又過了許久，我底病稍愈，也出了院。但是伊底病還有幾分，醫生還是要伊在院裏多靜養幾個禮拜；這也怕是伊底命運還不許伊自由地活着罷！我出院的那日，伊只眼睜睜望着我，全沒有說半句話兒，大概伊底心已感動到十分了。

三 禮拜日的歌聲

我是從來沒有做過禮拜的人，而且是從來沒有進過教堂的人；但是我在醫

院裏做的禮拜差不多有十次。

起初兩回，我很沒有注意到那事，因為我自身正痛苦着，而且我心裏所想到
的事又很多！只見每回是一個英國婦人——後來井小姐告訴我說那婦人是梅
小姐——領着兩個三十歲上下的中國男子，攜着一張小風琴，放在我們房間門
首；梅小姐按琴，那兩人唱和着；唱完，一人演說了一會，又唱了一陣，就去了。所以起
初那幾回，我並沒有注意過，雖然有井小姐、廖小姐、劉小姐——都是看護婦——
伊們來送福音書，但是我從沒有接受過伊們的；只說我不認識字，懶得看；伊們也
從沒有相強過。

後來，我漸漸地注意到了。我每次聽見那梅小姐底琴聲，那兩人底歌聲，和演
說，我雖懂得不十分清楚，我心裏究竟有一點感動，彷彿我底心幕忽然被什麼東
西關住，忽然又被開放似的；我很知道這是上帝已來打我底病痛的心底門了。如

以那小姐們送書的慇懃，所以就不由我不注意到那事了。

有一天，恰好是禮拜日子。

這天天氣到很和暖，因為早起東方日光從我們底窗戶射入，我們滿屋子裏充滿着太陽底光線，得病的人，老住在房裏，許久見不着太陽，一旦得着這樣和暖的光，多少可愛呵！

這天是禮拜日，照例，醫生們、小姐們，除了派定值日的，大家都要到街上去玩，或出去做他們自己預定要做的事去了；所以這時這房裏覺得非常沉靜！只有那兩個小孩，手足不健全的，肩脅間夾着粗大的木杖兒，在屋子裏跑來跑去。那木杖擲在地上的聲音，和脚底聲音相應和。打破了這房裏底寂寞。在我左旁的洪小姐睡着並沒作聲，大概是被病魔拉伊到睡鄉去了；右邊的李小姐斜靠在床上，眼朝着天花板，口呀呀地不知在那兒想什麼；對面的羅太太也是斜斜地坐在床上，

眼睛却望着自己懷裏，現出一種很煩悶的樣子……停了一會，值日的劉小姐拿着時計、測溫表，和記錄簿來了。我看着伊從從容容地把各人底口溫、和脈搏探測好，又問了一聲：「你覺得好麼？你需要什麼不？」劉小姐值日或值班的時候，時常有這樣慇懃的，不似廖小姐那樣驕傲，看不起病人；更不像那什麼銀小姐，伊仗着伊的哥哥在這院裏做醫生的勢子，對於病人簡直沒一隻眼角兒瞧得起；有時病人需要什麼，伊通常裝做不聞不問，只高聳着兩隻肩膀，雙手插在衣袋裏，口吹着叫兒，在衆人中間旋轉，或舞蹈。

時間過去得非常快！等到午後五點鐘的時候，仍是梅小姐如平日做禮拜一樣，領着兩個人，擡了一架風琴安置在我們底前面。這時小姐們也都從街上回來了。伊們正在這房子裏談論各人在街上所見聞的新故事，說的說，笑的笑，鬧個不休；但一見了梅小姐就都鴉鵲無聲一樣地站着了。依舊是梅小姐按風琴，那兩人

——也許另換了兩人但我認不明白——歌唱着；小姐們送書。井小姐是一個最伶俐乖巧的人，每次伊送書到我底前面，必定說兩句最乖巧動人的話；這回伊拿着幾本書從我底左邊走來，順手遞給了洪小姐一本，便丟了一本在我底床鋪上，「你這回應該看一看了！別老裝着不識字來哄我！你看大家都有一本呢！」伊說完笑着就跑了。一時屋子裏被琴聲歌聲充溢着。我雖然被包圍在這樣的空氣裏，有一點感動，究竟我對於宗教底緣分很淺，伊給我一本書罷，我還是懶得去看。彼可是乖巧的井小姐又來了。「你是懶得不看呢，還是真地不識字呢？不識字嗎？我來告訴你……」伊一面說着，一面把那書翻開，挨近我底右肩坐下。

「這是什麼書，「福音」嗎？」我問伊。

「不，這是舊約約伯記呢。通常傳教，是用的新約，病院用的多是舊約，而且多用約伯記，因為要教人忍受苦痛的緣故。現在正唱到這里了。」伊答着我，並一行

一行，一字一字地指給我看。

我同伊隨着歌聲看下去：

「……上帝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底管教。

因為他打破，又纏裹；他擊傷，用手醫治。

你六次遭難，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災禍也無法害你。

在飢荒中，他必救你脫離死亡；在戰爭中，他必救你脫離刀劍的權力。

你必被隱藏，不受口舌之害；災殃臨到，你也不怕懼。

你遇見災害飢饉，就必嬉笑；地上的野獸，你也不懼怕。

因為你必與田間的石頭立約，田裏的野獸，也必與你和好。

你必知道你帳棚平安！要查看你底羊圈，一無所失。

也必知道你底後裔將來發達，你底子孫像地上的青草。

你必壽高年邁纔歸墳墓，好像禾苗到時收藏……」

他們唱完了，梅小姐底琴聲也停住了。現在是一個人在那里演說，他底話，我不十分懂得！大概說是從前有一個人，生在烏斯地方，他底名字叫做約伯，他底爲人是如何正直，如何遠離惡事，如何敬畏上帝！但是因爲上帝要試驗他底心到底誠實不誠實，所以特叫一個人名叫撒但的，故意去加害於他，把他所有的一切毀掉，並傷及他底骨頭和他底肉；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毒瘡；似這樣，他可算苦極了！但是他仍然持守他底純正，並不因此捨棄上帝；並且對他底妻子說：「難道我們從上帝手裏得福，不也受禍麼？」他那種信服上帝底心，實在是獨一無二了！剛才我們所唱的歌，就是他底一個朋友名叫以利法的，安慰他的話……諸位現在的景況，不是處在極苦痛的地位和從前約伯一樣嗎？但是這並不要緊！因爲這是諸位一種有福的表徵；因爲這是上帝要試驗諸位底心到底真心做善沒有？所以諸

位並不要因爲受着苦痛便忘記了正義；並不要因爲受着苦痛便起了恐懼心；並不要因爲受着苦痛便埋怨上帝不公；諸位要曉得受苦痛是暫時的，現在雖然被上帝擊傷，將來必定仍要被上帝醫治好的；縱然遭遇災難到六次七次，只要仍然持守諸位底正義，不捨棄上帝，諸位仍能得到福分的；極能夠忍受苦的人，就是極有福的人，上帝賜給他的福分也極其多！諸位，請看約伯……

他說完，梅小姐又接着琴，大家又唱了一遍，他們才把各人所領的書收回，仍抬着風琴下樓去了。

這時不知爲什麼，房子裏忽然沉寂了好一會！我看各人底面色，雖然也有帶着笑容，也有現出愁苦的顏色的，大家底眼睛並沒有轉動，連眼簾也沒有啓開，只朝下注視，似乎在那里深思一件最難解決的問題的一樣。

「你覺得怎麼了？」——我開口問了洪小姐一聲，以爲伊是一個最愛說話

的人當告訴我，伊此刻所想的是什麼了。

但是伊還是沉悶着未曾開口，那被截去了腳的李小姐到突然地說了出來：「覺得怎麼了！受這樣的活罪，真正從腳掌到頭頂滿長着毒瘡，還說是上帝試驗我們底……」

「可不是麼……」對面的羅太太也接着說了一句，但又默着了。

我望了洪，伊還是沉悶着。我說「洪……怎麼不開口了？你最喜歡批評人家的，怎麼現在反不似李……羅……反到不開口了？難道上帝……？」

伊被我逼迫着，實在忍不住了！

「你們說上帝怎麼了？就怎麼了！我有什麼話要說！就是說了，又有什麼益處！——而且——是了！難道你們從上帝手中得福，不也受禍麼？難道上帝把活罪給你們受着，你們將來死了免得入地獄，這還不是上帝賜給你們的福麼……」伊

說着，引得大家都大笑起來了。

「你真是會說話的！——」羅太太繼續說，「似你這樣週護上帝，爲上帝做辯護士；我要真虔心禱告上帝，多賜你一些福分！使你多受幾年活罪而死……」

羅太太是不甚歡喜說話的，此刻到說了幾句很引人笑的話，又引得大家笑了一陣。笑得洪小姐滿面通紅地，說道：「討得你們詛咒的喇！」

這樣，一個禮拜日，大家笑笑說說，就過去了。

以後我在院中，似這樣地做着禮拜，差不多上十來回。

遺失物

肖純

這個小孩子太不幸了，的確的，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誤會了，以為是他早死了父母之故。他的確需要糖菓，的確需要接吻，的確需要擁抱，以及需要安慰……，但是他悲傷的心裏斷不想從父母那邊拿到這些東西，雖則想也想不到，無如他委實不會有過這樣的想像。

太冤枉了，假使你們見了他就知道他何曾是個小孩子呢。但是仔細去審察一會，就佩服果然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孩子。他的心腸從不會受成人的火焰燻炙過，他的習氣也從不會被成人的潮汐顛簸過，這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啊！唉！壞了！這純潔的小孩子心腸到已點綴着愛情的斑紋；這皎白的習氣上已浸染着愛情的薄膜。

尤其不幸的是他從H地的中等學校畢業後，只在專門學校讀了一年就到S地來辦事了。這事使他回想起來悲傷不過。辦事原沒有什麼大不幸，況且他在專門學校分別的時候，就擔當了大學生的榮譽犧牲，他想去求他超然的人生幸福，吃過著過之外再不憂別的缺乏。因為這種的預算案真的使他太失望了，使他的小心肝顫動得太過分了，益發明顯把他監守在一座悲哀的籠裏。

原來他從專門學校離開之後，由一位朋友的介紹到一所大公司裏去當職員，大家知道的，越是大的公司用人越多，要使事務手續上的簡省，所以不供給膳宿。因此，這小孩子更要去他的搖籃安置處，預備夜間躺着安睡。

這是他悲哀的命運的開場，也許他自己還是以為快樂的，是他生平歷史上的異樣之花，是他將來生命真義的線索。在別人的眼光裏，這小孩子的嫩腦筋裏所印着的這種幻想，全部是一場夢景，是滿天的蜃樓。原來他在幾天之內，便找到

他安置搖籃的所在了。這個地方近於他的辦事處，兩面靠街，闢有兩扇窗子；向人家轉租來的，這種房間，確不能說是一個怎樣不好的房間，只是太逼近灶間了，黃梅時覺得潮濕些，因為是在第一層。這小孩子的搖籃從此常常懸掛在這屋子的角隅了。

樓上自然是房東先生住的。不是，如其是真房東先生的家族住的倒也好了，却有幾位使人心痛的女學生也住在樓上，她們不是房東先生的女兒，也不是房東先生的親戚，完全是要避去學校生活的煩瑣而來寓居於此的僑居者。

其中最先來的一位，自然最先在這小孩子的眼睛中映着她的影像，她自然是使人可疼的一個。簡直說不出理由，爲什麼這小孩子永永把她的影像留在他的腦筋裏，如其用我們的想像力懸擬起來，大概她那美麗的臉孔使這小孩子的心迷住了，她那皎潔的膚色使他的心映照住了，她那婀娜的步伐使他踐踏住了，

她那翩翩的裙角使他牽引住了。我斷定這種戀擬不致十分謬誤，這小孩子自己也要承認一大半，不敢圖懶。不但如此，這小孩子居然要向她乞一點兒糖菓咧，求幾次接吻咧，要幾回的擁抱咧，請一些安慰咧。

所以他的對她似乎受了神祕的驅使，也不顧後來的幾位如何美貌，如何學問高超，雖則她們也有許多使人可疼的地方，但是終疼不了小孩子的心。他因為有了一點兒私心，有了一點兒奢望，更進於糖菓擁抱……之上，不知什麼，往往在路上見她的影子，心情中就起了異樣之感。他或是面紅了，或是耳熱了，或是頭俯下了，或是步伐短緩了，甚至使他心酸，連呼吸也急促了。這是因為他對她的幻像太深，她那美麗的臉孔真能使這小孩子的心迷住，她那皎潔的膚色真能使他的心映照住，她那婀娜的步伐真能使他踐踏住，她那翩翩的裙角真能使他牽引住。然而她走過了或則不見了之後，他又要自厭起來，為什麼不把她美麗的臉孔仔

細瞧一瞧呢，爲什麼不把她皎潔的膚色撫摩一回呢？爲什麼不把她姍姍的步伐數着呢？爲什麼不把她翩翩的裙角牽引住呢？他總這樣的發生疑問，又復自罵道：「蠢貨！蠢貨！這樣沒勇氣的小東西呵！」

這樣的過了許多自苦惱的光陰，忽然一旦竟鼓動了他的勇氣，這勇氣並不能使他去瞧她的臉孔，撫摩她的膚色，數着她的步數，也不能牽住她的裙角；只是他竟因了廚房的煙氣，地板上的潮濕而遷至附近的一家樓上去懸掛他的搖籃。這種虛偽的理由，斷不足使人相信的，他決不肯因了煙氣和潮溼的細故而離去。他要懇求給與糖菓接吻擁抱安慰的人兒的。

但是他決然遷到那附近的樓上去了。他很私自慶幸，從此可以離去苦痛的泉源，悲哀的牢籠，這種生命的解放，功績一定不在美國的自由戰爭之下。這一天自然大大值得紀念一回。他就在這天的日記上，欣幸地錄了一首新生命更造的

詩，且把這新房間尊稱曰天國。

他在天國裏只討得了一樣岑寂的生活。這種岑寂的生活實在是他自己佈置的。在這間小房間裏絕對沒有裝飾，除開他的搖籃之外，只有幾件破亂的箱籠，一張小小的桌子，一張簡陋的椅子，還有幾本枯燥無味的書籍，也沒有風景畫，更沒有美人畫，牆上仍是赤裸裸的白壁。他佈置得很嚴密，恐怕桌子大了，就想要何不那面也坐一個人兒呢；椅子安適了，就想要這椅子很配我倆躺着的呢；假使有張風光明媚的景色，他就要想她何勿和我去遊玩一會呢；假使是張可愛的美女，他一定誤以爲就是她了。他對於書籍的揀剔尤其嚴格，現在在他小桌子上的書沒有一本是有一個女人講及的，小說劇本詩歌和其他文學的作品都在擯斥之列。

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在他小小的房間內安置得這樣淡泊，這樣昏沉，這樣

無感情甚至太陽月亮也自己覺得太使他不高興，所以不敢射進來。明亮的電燈，也怕不得主人的歡心，時常暗沉沉的。

實則，這種方法都是錯誤的。任憑他把這間房間佈置得怎樣消沉吧，沒感情吧，於他實毫無利益的，或則竟可以說有害的。最怕的東西決不在桌椅之間，牆壁之上，也不在零星星的書冊子上；最怕的是他心版上的斑紋，習氣上的薄膜。有著這樣的心版，帶了這樣的習氣，在樸素到不可更樸素的房間內也是不行的，可憐啊！他的確不曾把這些斑紋和薄膜加以剔除和洗刷。

幸虧他的勇氣還能維持着，還不致於就到了爆發的地步。

下一天，他在街內的牆上見了一張紅紙兒，上面寫道：「街內。○字三十八號後間召租。」不覺把他的心兒大大地震動起來。「啊！這不是就是我昨天遷出的地方麼？前天還是我的幼稚園呢，什麼又要讓別人去住了。」他回到裝飾消沉的

房間裏，就在搖籃裏躺下了。

「我遷出多少時候了？一個月麼？半個月啊？我太糊塗了，爲什麼那天不會仔細把東西檢點好了然後遷移呢？爲什麼牆上法國名人手筆的美女畫又沒有了？還有什麼什麼又不曾帶來。快快！別人家搬了進去，他們就不肯還我了。」

紅紙條兒沒有撕去，一定沒有怎麼要緊的。他就跑向幼稚園的門口去探望，幸虧只有幾個侍者在看守，因爲她們一向看護他過，所以一點沒有障礙，讓他一直向舊居的房間去。

門鈕扣着，他輕輕的放下來，懾手懾腳的把門推開了。當在他虛心的勾當中，那門的叫聲，使他受驚不小。他四面張看，還好，那門狗兒喚不起他的主人，他悄悄的走了進去。

空洞洞的房間更有什麼可找呢。四面半新半舊的牆壁，一片白色的天花板，

鋪滿一條一條已脫去漆的地板，還有一盞沒燈泡的電燈；那里有法國名人手筆的美女畫。他瞪眼四望，找不出一些東西，連地上字紙也沒有。定了一回神，把腦筋加強百倍竭力追憶起來：「我那天究竟有沒有遺下東西？有沒有遺下一張美女畫……？」他已失神了，不能自主起來，張開着嘴蹙着額，鎖着眉，瞪着眼，身子站定不動，並帶着無限的神祕，說不盡的愁思。

他突然振作起來：「我的確在這裡忘下一樣東西，我明明記得有一樣東西遺下在這裡。找找！」

他望牆上看，並沒有東西掛着，也沒有紙片兒糊着，只有從前住在這間房間里的小頑童用鉛筆在牆上塗下的花朵，叫不出名稱的花朵，從不曾見過的花朵，即使編山海經的郭璞也不會得把他名稱喚得出來。這無名的花朵，莫非把他的心緒已經描寫出來麼？他對着看了多時，沉思了一會，向他搖搖頭，注注目，終究笑

了。「白牆呀！我的心原來和你一樣的呀！你什麼了，給人家塗了鉛筆的痕跡，和我的心花一樣更盪呀！這紊亂的花朵。誰人來愛你，今朝我却找着了！一個同病相憐的了。」

他狂將臉帖在牆上和花兒接吻，「我的同心者呀！我的同心者呀！」他又突然的離開幾步，對照一回，又走近吻了，最後，把他的心酸出淚來了，俯下了頭，仰不起來。「懦弱的小孩子，你向誰哭訴呀！誰來理你呢！你看清楚，這只是幾條鉛筆痕，成什麼花朵。仰起來吧，仰起來吧。」

不知誰對他這樣說，他聽了，腦子竟然清了一會。「呀，我找什麼？什麼東西，我要找？他（花朵）只是你病態的寫照，不是你要尋的東西。」他就向暗角處一瞧。什麼也沒有，只是一個什麼，他又向那角處，「有了，不致失望呀，一個好好的蛛網兒，結得這樣地方適當，可愛的蜘蛛呀！你又結得這種精密整飭，一絲一絲，正

確的平行線，相似的梯形。蜘蛛，你那兒去了？當我在這裏時爲什麼不見一條絲呢？怕我懸吊在這條絲上麼？不會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愛呵！你想，蜘蛛，你此刻的藏匿，切莫以爲生命的悲哀麼？這實在是生命之得以永續的保障。我想，可怕的是有了生命而無所事事，頂可怕的是有事可做而生命的興趣仍是索然。蜘蛛呀！命運的悲哀是使生命失去地位；那，就是有了很豐滿的生活也不行了。」蛛絲動了，一個蟲兒膠觸着，不是別的，一個可惡的蚊子，從前咬他過的，咬他過三次，第二次在他的腳底板上，竟把他從夢中驚覺起來，他的腿子擡然一伸，纔把這蚊子踢了開去。「呀，可憐，究竟在我眼前死了。凡是害人的東西都要使他死，凡是我的仇敵都要使他死，蜘蛛，我替你監守着，你養養神吧，再來施以嚴酷的刑罰。現在，先讓我來橫在網中央。啊！我來找甚麼呢？」

急急的驚醒了。他低低的聲浪，說了很多的話，也不知對誰說，也不知恨誰罵

誰，全然任性的做了一翻把戲，但是又恐給人聽見了。

他又繼續他的找尋生活了。

「一個插雞毛筍的竹管！一個插雞毛筍的竹管！唉！這里從來不曾藏過裏面，連雞毛筍自己也不會住過，什麼別的東西占住了去？也許有的，讓我攢進去吧。這是很好的安身之所呵！我的天國呀！不，將來雞毛筍來了立刻要把我排擠出去了。」

牆上的名畫已經不見了，只留下下面兩個釘洞兒，「也說不定，被頑童把我遺下的東西塞進去了，我攢進去吧。」他伸首向洞裏一張，「沒有沒有，給人家把釘兒釘進裏面，那真可憐啊！一個機會又沒有了！」

他不啻把全房間的隙縫裏都尋到了，地板縫，門縫，窗縫，牆上的裂縫，以及電燈開關，電燈罩裏都沒有他的遺失物存在。

樓上發出一些玻璃窗的扭轉聲，他所奏的音節似乎與他的心曲有些諧合，並且從這一點微聲裏，使小孩子驚覺他的遺失物絕對不在這間小房間裏，鬚鬚給他一個極明顯的暗示。他好如夢中初初驚醒過來，「對了對了，我的找尋已得到很大的成功了。」

於是他依在那扇會做狗叫的門上，俯下頭，閉着眼，雙手交在胸前，把他的遺失物想像一下：「那就是我昨夜夢見的呢。她有圓龐龐的臉，碧綠綠的絨繩結的外衣，鑲着白色的邊，兩隻插手袋，還有一塊方方的海軍式披肩。」

因為把疑問全部解決了，所以他好像得到最大的成功，心神非常的舒暢愉快，就悻悻地走出幼稚園，幸氣真好，不會給看護的女人看到。

他跑到街外大路上的梧桐樹下站着，用着充分的欣慰想怎樣去慶賀今天的成功，待他伸出兩手之後，纔清清的驚醒了，滿眶的眼淚簌簌的滾下來，宛若對

彷徨

街上兩排梧桐樹說道：

「遺失物呢？遺失物呢？」

小說月報叢刊

本叢刊係將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較之舊報的彙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全書分五集共六十冊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冊定價一元一角書名列下

第一集

- 徐集鸞鳳(創作集)
- 日本的詩歌
-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珂童話集)
- 曼殊斐兒
-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 毀滅
- 死後之勝利(戲曲)
- 歧路(詩歌集)
- 社戲(創作集)
- 神曲一鱗(樓德原著)
-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 落華生等著
- 周作人等著
- 魯迅譯
- 徐志摩等著
- 胡愈之等譯
- 朱自清等著
- 王統照著
- 周作人等著
- 魯迅等著
- 錢稻孫譯
- 李漢俊等譯
- 耿濟之等譯

創作討論
第二集
羅世英等著

商人婦(創作集)

- 商人婦(創作集)
- 諺語的研究
-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 良夜(詩歌集)
-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 俄國四大文學家
-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上)
-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 笑的歷史(創作集)
- 瑞典詩人赫隆斯頓
- 霧縷運動
- 聖經與文學
- 太戈爾詩
- 落華生等著
- 郭紹虞著
- 沈澤民譯
- 王統照等著
- 應雲衛女士等著
- 耿濟之著
- 耿濟之譯
- 孫伏園等譯
- 朱自清等著
- 沈澤民譯
- 李漢俊等譯
- 周作人等著
- 鄭振鐸譯

第三集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In the Cross Ways" and Other
 Short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回(小說月報叢刊) 徎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編輯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關裕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ASJ
900007